

怨悔  
覺醒  
控訴

印編店書北東

怨悔  
覺醒  
控訴

東北書局編印

怨悔 覺醒 控告

編輯者

東北書店

出版者

東北書店

印刷者

東北日報二廠

佳木斯 哈爾濱 齊齊哈爾 牡丹江 北安 東安

延吉 富錦 勃利 鶴立 綏化 湯原 依蘭 樺川 肇東 安達 集賢 拜泉 克山 海倫 望奎 密山

每冊定價四八〇元

民國卅六年十月月初版。5000。佳。

## 目錄

- 美裝『國軍』之謎……………(一)
- 頑軍的形形色色(一)……………(五)
- 頑軍的形形色色(二)……………(九)
- 控訴……………(一四)
- 韓軍團長危耀東死了以後……………(一六)
- 從懷疑到相信……………(一九)
- 蔣軍中的女兵……………(二三)
- 第二次……………(二五)
- 從蔣軍士兵的『歌謠』中看國民黨的軍隊……………(二九)
- 黑暗腐敗的軍隊……………(三九)
- 我要和蔣介石算……………(四一)
- 一個俘虜的懺悔……………(四七)

一個空軍轟炸手的控訴……………(五〇)

一個新一軍逃兵的自述……………(五三)

一個被俘蔣軍連長的轉變……………(五七)

從地獄到天堂……………(六一)

懷念與懺悔……………(六四)

逃出閩王殿……………(六六)

我的遭遇……………(七一)

我逃出鬼窟……………(七三)

何日見親人……………(七五)

奴才不好當……………(八七)

『確也是真理』……………(九二)

『前途沒有希望』……………(九五)

斷腸思家路遠遙……………(九八)

蔣記新一軍的腐敗內幕……………(一〇一)

蔣軍遺屍上的家信……………(一〇三)

松花江畔的南國情書……………(一〇五)

帶血的家書……………(一一〇)

勸江南一紙書……………(一一六)

「滬君寄語報平安」……………(一一八)

## 怨悔，覺醒控訴

### 美裝「國軍」之謎

勞 蘭

#### ——放下武器的國民黨軍士兵訪問報告——

在日本投降半年之後，即今年（按：一九四六年）二月，原在緬甸的國民黨「遠征軍」，調到了上海，士兵們早就聽說要領個「勝利餉」就退伍回家的，但是他們得到的不是什麼「勝利餉」，只是一次的改編。其中一部份變為七十一軍的部屬。回家是完全沒有希望的，因為在他們新編的同隊中，有許多人是新抓來的商人，工人和學生；由滇西開始一路上逃竄的缺額被補充起來，而沒有任何一點要讓那些老兵回家的徵候。崗哨已經不由士兵擔任，他們被幽禁在營房裏。外面由連長守衛，營長巡查。雖然守衛和巡查的長官自己可以乘職遁逃，但是士兵們確是毫無行動自由了。

有一天，長官叫他們把舊軍裝完全脫掉，從裏到外，都換成嶄新的美國服裝，這種服裝好看，結實、特別樣數齊備，只講一套帽子，就各式各樣共有五頂——軍帽、絨帽、睡帽、雨帽和鋼盔。只是在一向缺少福氣的國民黨士兵說來，難免太嫌累贅。因為除此以外，再加上美式裝備，每個兵全身負

荷的重量，都在八十斤以上。這樣的部隊，在裝備他們的人看來，自然認為是無比的『精銳』而會昂然自得的吧？然而兵士們呢？却只能忍受着外國裝備帶來的苦惱，開始又一次『蠢笨的』猜測：

「爲什麼換上美國服裝呢？是我們抗戰八年有功，盟國對我們的獎賞吧？是美國人賠償我們的損失？不，也許是另外有什麼緣故……。」但是軍官們沒有什麼解釋，他們一向是出謎題不揭謎底；有時連廉價的欺騙都不付出，而讓士兵們自己欺騙自己。按照士兵們的說話，現在的國民黨軍官幾乎是清一色是什麼什麼軍校的『同學』，他們通統是『畢過業的』，他們學習得很成功

世界上沒有無底之謎，不過有時謎要等事實的流進去揭破它，那麼，接着就是

橋上是武裝的美軍崗哨，荷槍實彈，大約每一百步就有一個，美裝的中國士兵，沿着戒備的馬路走向三里之外的碼頭。美國兵船停泊在碼頭。兵們被命令解除武裝，通過美國兵的監視目光，一個跟隨一個上船。等到最後一個上了甲板，兵船和陸地接連的搭板就被立刻撤掉了。現在，可以說人們是在海洋中了，雖然只是由於抽掉了幾塊搭板，官長們讓士兵進入船艙，找到自己的位置，卸下沉重的背包，然後輕鬆的對他們說：『現在你們可以自由了！』

的確，『現在可以自由了』。船在海裏有它的自由，解除了武裝的士兵，在武裝的美國兵警衛的輪船上，有了他們的『自由』。在這裏補充一點說明：在兩個月之前，同一港口駛出了頭一批海運部隊，裝載的是十三軍的士兵，那時他們有一點真正的自由；他們和船上的美國人同樣，手裏有槍，他們曾經運用過這一點『自由』，因爲要求吃到應吃的東西，用他們手裏的槍，威脅過船上的美國人；美國人改善了他們的供給，但從中間得到了教訓。因此，這次裝載就不能再是帶槍的中國士兵，只在

塞皇島登陸時，才打開鎖着的倉庫，把衝鋒槍和其他武器，交還每個下船的士兵。在充分猜測的自由裏，他們想過：漂洋過海啦！到那裏去呢？他們個個擔憂會死在番邦異土，永遠不得再回中國。聰明一些的思想到過：一定是美國借兵啦，却沒有人想到他們真正的命運。他們想不到這是中外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徵兵故事。

不管怎樣，船是在大海裏開動了。家在雲、貴、川、陝、湘、鄂諸省的兵們，第一次在海洋中飄蕩，——雖然他們有的走過怒山的崎嶇險道，有的吸够了貴州山林的瘴氣，有的經受過討厭的北緯二——幾度的熱帶氣候。第一天的航程平靜的過去了，第二天就進入了險惡的風浪，輪船開始像一隻樹葉似的動蕩，越蕩越厲害。在船艙的底層，兵們一個挨一個的躺著，混濁的空氣凝膠一樣的灌滿了閉塞的艙筒。這樣像一隻大的沙汀魚罐頭；不同的是那些擠緊的沙汀魚沒有死去，有時還在蠕動。有的蠕動得久了，會站起來，蹣跚的走動，沿着扶梯活動到甲板口上，他們暈船，在甲板上吐，或者想讓海風吹吹，清醒一下。但是海風和甲板，是由美國兵獨佔的。美國兵舉起槍托，對着要上去的中國士兵，用美國話大吼：

「GET AWAY (滾開)——」

中國士兵發怒，對着美國兵罵娘，官長來了，威風的吼着：「回去！回去！」

兵們質問官長，同時也是質問美國人：「吐都不能吐嗎……」

官長這時却忽然不像剛才那樣暴躁，他柔和的說：「忍着點吧，人家是友軍，幫助咱們的。」這樣的話，兵是不解的，可是既然受到了雙重的阻止，也就是只好鑽回悶氣的艙子裏去。

人滿着，沒有地方能吐，除非吐在別人的身上。

四天四夜，停泊了，下船。這時人們知道：地方是秦皇島。雖然是遙遠的北方了，却畢竟不是精想的番邦異土。這難道算做不幸中的幸運嗎？

不，他們立刻被裝上火車，開出山海關，被騙上內戰的戰場。

大量的廉價欺騙來的士兵從秦皇島一直拋到四平街西南的大津。官員們告訴士兵們：要把美國衣服穿好。「東北老百姓十四年沒見過國軍了，樣子要整齊一點。」他們說過：「我們是到東北來接收的，這裏沒有什麼仗打。」他們說過：「越往北走越好，前面什麼都有。」他們甚至告訴士兵們：前面的什麼地方，有二十塊錢一斤的金子。可是，東北人民十四年所盼望的，竟是這樣的美裝的一國軍嗎？士兵們的生命，竟會像「二十塊錢一斤的金子嗎？」一樣便宜的替反動派野心家去做賭博資本嗎？世界上的騙子們，竟能有一個最終不被揭穿嗎？當然一切都不。

在罪惡的戰鬥命令要下達時，士兵們的笨重裝具都被收繳了，騙人的口詞也不能不有所改變，這次他們說：「前面大鼻子不讓接收（他們這樣稱呼和污蔑東北人民偉大的盟友蘇聯紅軍），還有土匪搗亂，我們要打大鼻子和土匪。」可是士兵們從老百姓的口裏知道，前面的蘇聯紅軍早已撤走，而他們是在不休止的迫迫着節節退讓的民主聯軍。

四月十五日，七十一軍的一千多個士兵在大津放下了武器，來到了民主聯軍。他們現在真正的自由了。他們不放鬆一個機會，熱情傾吐他們心的一切。他們說：「現在什麼都明白了。」的確，他們把一切說明得那樣清楚。

（四月二十八日於鄭家屯）

## 頑軍的形形色色(一)

曉旭·兆德

永別了

十三號，頑軍在西八家子同民主聯軍撞了一下，死傷六七十，還有一些傷兵沒有來得急弄下來。十四號下午，頑軍二六五團二營營長向他們的團長報告：『秀水河子以南，以北，都發現大批民主聯軍在運動部隊，已經形成對秀水河子的包圍。』團長看完報告，憤憤的罵道：『媽的，又拿我們當犧牲品。』隨即發電報給師部和軍部，要求趕快派部隊來增援。接着又自言自語的說：『這次二六六團的元氣，一年也恢復不過來。』

攻擊秀水河子的砲聲轟響了，二六六團團長像熱鍋上的螞蟻，不但對『勝利』毫無把握，而且對『支持』也失掉了信心和鎮靜，一會一個電報，一會一個電報的發出去，向他們師部報告着：『民主聯軍攻佔了秀水河子以南的村莊數個……』『民主聯軍離秀水河子還有一二里地……』『民主聯軍已接近秀水河子』『民主聯軍已開始向秀水河子進攻……』

隨着戰鬥的激烈開展，團長要求增援的電報也由『趕快』『急速』『火速』以至於『萬萬火速』了。一開始，還在阜新的師長(八十九師)回電說：『你們堅持打，副師長已帶隊伍增援……』接着又來電說：『你們沉着應戰，增援部隊馬上就到……』陳團長驚懼不安的臉上，露出了一絲笑容，掇

兵一來馬上有辦法了。

四週的槍聲響的更加激烈了，可怕的喊殺聲，已從南北兩面壓了過來，突然從電台的收報機裏收到了好像宣佈死刑的似的來電：『增援部隊已被民主聯軍阻住不能前進，你們沉着堅持。』

『完了！完了！民主聯軍衝上來了，團長悲慘的戰慄的發出他最後的一個電報：『無法支持，永別了！』』

於是團長便不見了。

### 最後的一瞥

在秀水河子一同被殲滅的頑軍二六五團一個營那天從彰武縣出發時，他們的團長訓話說：『你們知道出發幹啥去？』弟兄們回答不知道。團長接着說：『你們去剿匪，打了勝仗回來，我還有犒賞，如果打不好仗，連坐法決不留情，當心腦袋。』最後他還來一個閱兵式，命令隊伍在他面前走一圈步子給他看，末了，他說：『我送送你們！』於是騎上大馬，爬到一個山頂上，神氣活現的喊着：『等着你們凱旋而歸。』這位團長老爺當時大概就沒有想到，這次閱兵竟成了最後的一瞥。

### 攻擊軍供給軍

頑十三軍在國民黨軍裏比較起來，是有戰鬥力的隊伍，所以他們被稱爲「攻擊軍」，表示十三軍打仗都是在前面擔任攻擊的。

有一次我們一個同志向一個放下武器的軍官解釋說：『在關裏你們的軍隊向我們進攻，不但討不

到便宜，反而打一次，補充我們一次槍砲彈藥。所以我們稱頑軍爲『供給軍。』

當時這個軍官聽誤會了，很高興的接着說：『對呀，』我們十三軍就是『攻擊軍』呀！我們的同志隨即對他說明：如果十三軍再打民主聯軍的話，『攻擊軍』的名字就不恰當了。他也和關裏的國民黨同一個代號，統稱爲『供給軍。』

### 我早知道

八十九師師部運輸連連長陳東平說：『我早知道，八十九師今年要倒大霉。過陽曆年，元旦那天早上揚旗，旗昇到半中腰，猛然的降落下來，當時操場上的隊伍很驚奇，師長也帶不快的精神對大家說：『弟兄們，旗降下來不要奇怪，八十九師是不會打敗仗的（？）』以後就隊伍解散了。據說從前于學忠在山東，把司令部安在郭寨，有一天于學忠心血來潮，一想：我這于（魚）弄到郭（鍋）裏來了，大大的不吉利。果不其然，于學忠在山東榜的乾乾淨淨。』

他又說：『這次來打你們，飯又沒有煮熟，我就知道兇多吉少！』

（國民黨在政治上不但欺騙士兵，就是一般中下級的幹部，也是糊裏糊塗的，封建迷信的思想充滿了他們的腦子，由這故事可見一斑。）

### 東北杜聿明票

這是頑軍內部普通流傳的一個故事。

來關外的國民黨軍，帶來都是五百，一千等大頭『中央票』，但是杜聿明命令：『凡在中央票

8  
上，沒有「東北杜聿明」字樣的，一概不准用。『可是，「長官部」的「中央票」都打了一東北杜聿明」字樣，而部隊裏却没有打，因此，部隊裏輿論紛紛，大家不滿。』

### 杜長官的數學真好

連長X：『喂！老陳，這次長官部替我們買的毛衣線，價錢是怎麼弄的，每件偏巧就是三千五百二十五元三角三分五嗎？』

連長X：『我們杜長官數學真好，一件衣裳整頭整腦幾個錢，他怕你說揩油，真的這麼細小，叫你好好相信呀！』

### 乖乖！杜長官不知要規定多少

十三軍的某士兵問文書：『你造的花名冊子上，怎麼有的人名，我們連裏就沒有這個人？』  
文書說：『你裝什麼？這不是上面規定的，連長三個空名子嗎？』  
士兵低聲說：『乖乖，連長就規定三個空名子，杜長官不知要規定多少？』

### 美國槍比花錢買還貴

十三軍的士兵都莫明其妙的講論着：『美國人爲什麼好呢？送給我們這麼多的大砲機關槍。』他們的八十九師師長不知怎麼透了一句老實話，向士兵們說道：『美國是不壞，可是弟兄們要知道，他不是白白送給我們的，比花錢買的還貴呀，他想在中國發大批洋財！』

# 頑軍的形形色色

## 「杜長官險遭被俘」

編者按：我軍四月八日收復康平之役，繳獲該偽縣長遺留之信函一件。該信箋係八十七師二六一團軍需組用箋，內中供稱民主聯軍三下江南之役，杜聿明及蔣七十一軍軍長陳明仁在德惠險遭俘獲，僅以身免，蔣軍死傷慘重，被俘極多。該寫信人並透露出濃厚的厭戰懼戰情緒，想隨該縣長過幾天『安靜生活』由此也可見蔣軍士氣一斑了。原函如下：

約公縣座鈞鑒：

達教數載殊深渴念 敬維

福體康泰 公私迪吉是頌。前函諒蒙

察閱，部隊於二月二十四日出發開長春，全師在長集結後，二十八日往德惠挺進，將敵擊潰，三月八日（按指我軍，下同。）調十個師三個砲兵團兵力包圍我軍兩師血戰二晝夜，我軍不持於十一日夜退却，職隨全軍輜重白天向農安轉進，行至是夜十二時許，被匪擊散，被俘百餘人，傷亡五十餘人。人甲損失百餘輛，職在生死線上逃出，險遭被俘，雙手凍破苦不堪言。此次戰役較過去抗日激烈尤甚，杜長官親臨德惠前線指揮，亦於十一日夜退出，險遭被俘，隨行衛士三名被擊斃，上校軍需一名被俘，汽車被擊壞，杜長官換車逃出。陳軍長（按即陳明仁）亦險遭被俘，轉進時敵人陸擊副官處，

辛處長率部隊衝擊陣亡，軍長衝出重圍退至農安固守。師謝課長本臻被俘後逃出。八八師陣亡團長一名，被俘團長一名，該師傷亡過半。三月十二日至十六日德惠農安均在匪軍包圍中，砲火甚爲激烈。後十三軍來到，才將德惠農安改（解）圍，匪軍往西北潰退，現部隊集結農安待命開後方整理補充。此次德惠農安兩戰役人馬屍體遍野，目不忍睹。此次部隊下去整理，職決心長假追隨我公，過幾天安靜生活，現敵人退松花江北岸，無什戰況。師暫擔任農安城防，候防部隊到後，即開原防地遼源，前方情形若此，別無善陳。

肅此 敬請

鈞安

融 張永治 三月二十日

## 鄧世松大叫命苦

解放樺甸之我軍進入樺甸城，在蔣軍副師長兼蔣記樺甸縣長鄧世松的住室中，拾得一封鄧世松給蔣軍六十軍一八二師師長白肇孚的信，這封信是封好了的，只等着寄，可是民主聯軍的進攻太神速，蔣軍逃跑的又太匆忙，就是副師長兼縣長在逃時，也都顧不得帶上這輕輕的一封信，不僅現出了他自己的狼狽像，而且透露了蔣杜軍的內幕。茲錄該信原文如下：

羽仙師長吾兄賜鑒：

來信收到後理應早日作覆，無奈「匪」又發動夏季攻勢，弄得手忙腳亂的來應付這「奸匪」之擾害。自本月二十六日磐石時局轉劣（我軍於該日解放磐石），樺邑國軍全部西開，（六十軍的一個團，現該團已全部被俘。）更加有所傷腦筋，人民惶恐異常（惶恐的是鄧世松）。快快不安，全靠這破銅爛鐵裝備的保安大隊。昨晚「匪」軍由東迫近五華里之城郊，槍砲隆隆，更使人民驚恐（其實是

蔣家軍驚恐）。我只有冒險的令保安隊出擊，至翌日午前（他自己安慰自己）好轉，向省府請示，未得理會（梁華盛也正手忙脚亂）。唉！只有聽其自然而已矣！磐石情況不明，感受西邊威脅甚大，如不東竄，或不至成大問題，否則會不堪收拾！敵內等（小老婆）仍在樺邑，這樣的行政實難幹，感覺又是煩了，在（再）也不願幹下去了（實在駭怕了）。每天晚上守着電話外，還要至防守地查察，我真係苦命！現彈藥亦受限制，累請不下，奈何（蔣介石亦正無可奈何），吾兄促辦之件——貂皮，吉林只有兩件，每件需流通券六十萬元以上，狐皮稍賤，好的亦需二十餘萬元，毛還不長，如要，弟當然照辦（在兵臨城下之危，還忘不了賄賂上級）

我的喪假亦受『匪』之牽連未准（蔣介石內戰牽連），只有待時局好轉，若准，弟還想來師一轉，否則定電告兄。我是苦命！家母之命更苦！不能送終，而安葬還受波折。弟在母師帶來之人，均係爲討老婆而來的（蔣家官員本色），沒有真幫忙的。此次經驗教訓，人確不要分東西南北（蔣介石就是要排除你們，要叫嫡系與雜牌分東西南北）。現時許多地方表現，也無需弟詳說，兄定瞭解。因今天稍息中，提起筆作簡單的報告。不贅。敬覆動安

弟世松五、二十九

### 『我只去享快樂』

敵新一軍三十八師一二團於五月二十一日被殲後，在該團團長張潔之的尸身上搜到一本『袖珍自由日記』，上面記載了他自今年一月五日至三月十九日的的生活，它暴露了蔣軍在我軍威力下的畏縮狼狽，蔣軍士兵紀律鬆弛，官長荒淫無恥。

蔣記新一軍自從嚐到了人民軍隊的屢次打擊後，驕傲自大的思想就一變而爲狼狽萬狀，張潔之在